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回 蘆雪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

話說薛寶釵道：「到底分個次序，讓我寫出來。」說著，便令眾人拈鬮為序。起首恰是李氏，然後按次各各開出。鳳姐兒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也說一句在上頭。」眾人都笑起來了，說：「這麼更妙了！」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「鳳」字，李氏又將題目講給他聽。鳳姐兒想了半天，笑道：「你們別笑話我。我只有了一句粗話，可是五個字的。下剩的我就知道了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越是粗話越好。你說了，就只管幹正事去罷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想下雪必刮北風，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，我有一句。這一句就是『一夜北風緊。』使得使不得，我就不管了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相視笑道：「這句雖粗，不見底下的，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。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。就是這句為首，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。」鳳姐兒和李嬌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，自去了。

這裡李氏就寫了：「一夜北風緊，」自己聯道：「開門雪尚飄。入泥憐潔白，」香菱道：「匝地惜瓊瑤。有意榮枯草，」探春道：「無心飾萎苗。價高村釀熟，」李綺道：「年稔府梁饒。葭動灰飛管，」李紋道：「陽回斗轉杓。寒山已失翠，」岫煙道：「凍浦不生潮。易掛疏枝柳，」湘雲道：「難堆破葉蕉。麝煤融寶鼎，」寶琴道：「綺袖籠金貂。光奪窗前鏡，」黛玉道：「香粘壁上椒。斜風仍故故，」寶玉道：「清夢轉聊聊。何處梅花笛？」寶釵道：「誰家碧玉簫？驚愁坤軸陷，」李氏笑道：「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。」寶釵命寶琴續聯，只見湘雲起來道：「龍門陣雲銷。野岸迴孤棹，」寶琴也聯道：「吟鞭指灞橋。賜裘憐撫戍，」湘雲那裡肯讓人？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，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：「加絮念征徭。坳垤審夷險，」寶釵連聲讚好，也便聯道：「枝柯怕動搖。皚皚輕趁步，」黛玉忙聯道：「剪剪舞隨腰。苦茗成新賞，」一面說，一面推寶玉命他聯。寶玉正看寶琴、寶釵、黛玉三人共戰湘雲，□分有趣，那裡還顧得聯詩？今見黛玉推他，方聯道：「孤松訂久要。泥鴻從印跡，」寶琴接著聯道：「林斧或聞樵。伏象千峰凸，」湘雲忙聯道：「盤蛇一徑遙。花緣經冷結，」寶釵和眾人又都讚好。探春聯道：「色豈畏霜凋？深院驚寒雀，」湘雲正渴了，忙忙的吃茶，已被岫煙搶著聯道：「空山泣老鴉。階墀墮上下，」湘雲忙丟了茶杯，聯道：「池水任浮漂。照耀臨清曉，」黛玉忙聯道：「續紛入永宵。誠忘三尺冷，」湘雲忙笑聯道：「瑞釋九重焦。僵臥誰相問？」寶琴也忙笑聯道：「狂遊客喜招。天機斷縞帶，」湘雲又忙道：「海市失鮫綃。」黛玉不容他道出，接著便道：「寂寞封台榭，」湘雲忙聯道：「清貧懷簞瓢。」寶琴也不容情，也忙道：「烹茶水漸沸，」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，又是笑，又忙聯道：「煮酒葉難燒。」黛玉也笑道：「沒帶山僧掃，」寶琴也笑道：「埋琴稚子挑。」

湘雲笑彎了腰，忙念了一句。眾人問道：「到底說的是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石樓閒睡鶴，」黛玉笑得握著胸口，高聲嚷道：「錦罽暖親貓。」寶琴也忙笑道：「月窟翻銀浪，」湘雲忙聯道：「霞城隱赤標。」黛玉忙笑道：「沁梅香可嚼，」寶釵笑稱好句，也忙聯道：「淋竹醉堪調。」寶琴也忙道：「或濕鴛鴦帶，」湘雲忙聯道：「時凝翡翠翹。」黛玉又忙道：「無風仍脈脈，」寶琴又忙笑聯道：「不雨亦瀟瀟。」

湘雲伏著，已笑軟了。眾人看他三人對搶，也都不顧作詩，看著也只是笑。黛玉還推他往下聯，又道：「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？我聽聽，還有什麼舌頭嚼了？」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，笑個不住。寶釵推他起來，道：「你有本事把『二蕭』的韻全用完了，我纔服你。」湘雲起身笑道：「我也不是作詩，竟是搶命呢！」眾人笑道：「倒是你自己說罷。」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，便早寫出來，因說：「還沒收住呢。」李紋聽了，接過來，便聯一句道：「欲誌今朝樂，」李綺收了一句道：「憑詩祝舜堯。」

李氏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雖沒作完了韻，騰挪的字，若生扭了，倒不好了。」說著，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，獨湘雲的多，都笑道：「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。」李氏笑道：「逐句評去，卻還一氣，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原不會聯句，只好擔待我罷。」李氏笑道：「也沒有社社擔待的。又說韻險了，又整誤了，又不會聯句，今日必罰你。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插在瓶裡，可厭妙玉為人，我不理他。如今罰你取一枝來，插著玩兒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罰的又雅又有趣。」

寶玉也樂為，答應著就要走。湘雲黛玉一起說道：「外頭冷得很，你且吃杯熱酒再去。」於是湘雲早熱起壺酒來了。黛玉遞了個大杯，滿斟了一杯。湘雲笑道：「你吃了我們這酒，要取不來，加倍罰你！」寶玉忙吃了一杯，冒雪而去。

李氏命人好好跟著，黛玉忙攔說：「不必，有了人，反不得了。」李氏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簞肩瓶拿來，貯了水，準備插梅，因又笑道：「回來該吟紅梅了。」湘雲忙道：「我先作一首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。你都搶了去，別人都閒著也沒趣。回來罰寶玉。他說不會聯句，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話很是。我還有主意：方纔聯句不夠，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作紅梅詩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話是極。方纔那李二位屈才，且又是客；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，我們一概都別作，只他們三人做纔是。」李氏因說：「綺兒也不大會做，還是讓琴妹妹罷。」寶釵只得依允。又道：「就用『紅梅花』三個字做韻，每人一首七言律；那大妹妹做『紅』字，你們李大妹妹做『梅』字，琴兒做『花』字。」李氏道：「饒過寶玉去，我不服。」湘雲忙道：「有個好題目命他做。」眾人問：「何題？」湘雲道：「命他就做『訪妙玉乞紅梅』，豈不有趣？」眾人聽了，都說：「有趣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。眾丫鬟忙已接過，插入瓶內。眾人都過來賞玩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如今賞罷。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！」說著，探春早又遞了一鍾暖酒來。眾丫鬟上來接了簞笠揮雪。各人屋裡丫鬟都添送衣裳來。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。李氏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，又將硃橘、黃橙、橄欖等物盛了兩盤，命人帶給襲人去。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，又催寶玉快做。寶玉道：「好姐姐好妹妹們，讓我自己用韻罷，別限韻了！」眾人都說：「隨你做去罷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大家看梅花。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，旁有一枝，縱橫而出，約有二三尺長，其間小枝分歧，或如螭螭，或如僵蚓，或孤削如筆，或密聚如林。真乃花吐胭脂，香欺蘭蕙。各各稱賞。誰知岫煙、李紋、寶琴三人都已吟成，各自寫了出來。眾人便依「紅」「梅」「花」三字之序看去，寫道：

賦得紅梅花

桃未芳菲杏未紅，衝寒先喜笑東風。魂飛庾嶺春難辨，霞隔羅浮夢未通。

綠萼添粧融寶炬，縞仙扶醉跨殘虹。看來豈是尋常色？濃淡由他冰雪中。——邢岫煙。

白梅懶賦賦紅梅，逞豔先迎醉眼開。凍臉有痕皆是血，酸心無恨亦成灰。

誤吞丹藥移真骨，偷下瑤池脫舊胎。江北江南春燦爛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——李紋。

疏是枝條豔是花，春粧兒女競奢華。閒庭曲檻無餘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

幽夢冷隨紅袖笛，遊仙香泛絳河槎。前身定是瑤台種，無復相疑色相差。——寶琴。

眾人看了，都笑著，稱讚了一回，又指末一首更好。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，才又敏捷。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都賀寶琴。寶釵笑道：「三首各有好處。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，如今又捉弄他來了。」李氏又問寶玉：「你可有了？」寶玉忙道：「我倒有了，纔一看見這三首，又唬忘了。等我再想。」

湘雲聽了，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，笑道：「我擊了，若鼓絕不成，又要罰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已有了。」黛玉提起筆來，笑道：「你念，我寫。」湘雲便擊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一鼓絕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有了，你寫罷。」眾人聽他念道：「酒未開罇句未裁，」黛玉寫了，搖頭笑道：「起的平平。」湘雲又道：「快著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尋春問臘到蓬萊。」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：「有些意思了。」寶玉又道：「不求大士瓶中露，為乞孀娥檻外梅。」黛玉寫了，搖頭說：「小巧而已。」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。

寶玉笑道：

人世冷挑紅雪去，離塵香割紫雲來。槎枒誰惜詩肩瘦？衣上猶沾佛院苔。

黛玉寫畢，湘雲大家纔評論時，只見幾個丫鬟跑進來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眾人忙迎出來。大家又笑道：「怎麼這等高興？」說著，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，帶著灰鼠暖兜，坐著小竹轎，打著青綢油傘，駕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，每人都是打著傘，擁轎而來。李紈等忙往迎。賈母命人止住，說：「只站在那裡就是了。」來至跟前，賈母笑道：「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。大雪地下，我坐著這個無妨，沒的叫他娘兒們晒雪嗎。」眾人忙上前來接斗篷，攙扶著，一面答應著。

賈母來至室中，先笑道：「好俊梅花！你們也會樂，我也不饒你們！」說著，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，鋪在當中。賈母坐了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只管照舊玩笑吃喝。我因為天短了，不敢睡中覺，抹了一會牌，想起你們來了，我也來湊個趣兒。」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。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來，親自斟了暖酒，奉給賈母。賈母便飲了一口，問：「那個盤子是什麼東西？」眾人忙捧了過來，回說：「是糟鵝鶩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倒罷了，撕一點子腿兒來。」李紈忙答應了，要水洗手，親自來撕。賈母道：「你們仍舊坐下說笑，我聽著纔喜歡。」又命李紈：「你也只管坐下，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；不然，我就走了。」眾人聽了，方纔依次坐下，只李紈挪到儘下邊。賈母因問：「你們作什麼玩呢？」眾人便說：「做詩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有做詩的，不如做些燈謎兒，大家正月裡好玩。」眾人答應。

說笑了一會，賈母便說：「這裡潮濕，你們別久坐，仔細著了涼。倒是你四妹妹那裡暖和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畫兒，趕年下可能有了不能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那裡能年下就有了？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還了得！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！」說著，仍坐了竹椅轎，大家圍隨，過了藕香榭，穿入一條夾道，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，門樓上，裡外都嵌著石頭匾。如今進的是西門，向外的匾上鑿著「穿雲」二字，向裡的鑿著「度月」兩字。來至堂中，進了向南的正門，賈母下了轎，惜春已接出來了。從裡面遊廊過去，便是惜春臥房，廡簷下掛著「暖香塢」的匾，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，已覺暖氣拂臉。

大家進入屋裡，賈母並不歸坐，只問惜春：「畫到那裡了？」惜春因笑回：「天氣寒冷了，膠性都凝澀不潤，畫了恐不好看，故此收起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年下就要的，你別脫懶兒。快拿出來，給我快畫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見鳳姐披著紫羯絨褂，笑嘻嘻的來了，口內說道：「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，私自就來了，叫我好找！」賈母見他來了，心中喜歡，道：「我怕你凍著，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去。你真是個小鬼靈精兒，到底找了我來。論禮，孝敬也不在這上頭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呢？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，鴉沒鵲靜的，問小丫頭子們，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。我正疑惑，忽然又來了兩個姑子，我心裡纔明白了：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，或要年例香例銀子，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，一定是躲債來了。我趕忙問了那姑子，果然不錯，我纔就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。這會子老祖宗的債主兒已去了，不用躲著了。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，請用晚飯去罷，再遲一回就老了。」他一行說，眾人一行笑。

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，便命人抬過轎來。賈母笑著，挽了鳳姐兒的手，仍上了轎，帶著眾人，說笑出了夾道東門。一看，四面粉妝銀砌，忽見寶琴披著覺壓裘，站在山坡背後遙等，身後一個丫鬟，抱著一瓶紅梅。眾人都笑道：「怪道少了兩個，他卻在這裡等著，也弄梅花去了。」賈母喜的忙笑道：「你們瞧，這雪坡兒上，配上他這個人物兒，又是這件衣裳，後頭又是這梅花，像個什麼？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□洲畫的『豔雪圖』。」母搖頭笑道：「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？人也不能這樣好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氈的人來。賈母道：「那又是那個女孩兒？」眾人笑道：「我們都在這裡，那是寶玉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的眼越發花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來至跟前，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。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：「我纔又到了櫳翠庵，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，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多謝你費心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出了園門。來至賈母房中，吃畢飯，大家又說笑了一回。忽見薛姨媽也來了，說：「好大雪！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。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？正該賞雪纔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何曾不高興了？我找了他們姐妹去玩了一會子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天園子，擺兩桌粗酒，請老太太賞雪的，又見老太太安歇的早。我聽見寶兒說，老太太心裡不大爽，因此，如今也不敢驚動。早知如此，我竟該請了纔是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纔是□月，是頭場雪；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，再破費姨太太不遲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果然如此，算我的孝心虔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姨媽怎麼忘了？如今現秤五□兩銀子來，交給我收著，一下雪，我就預備下酒。姨媽也不用操心，也不得忘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姨太太給他五□兩銀子收著，我和他每人分二□五兩，到下雪的日子，我裝心裡不爽，混過去了。姨太太更不用操心，我和鳳姐倒得實惠呢！」鳳姐將手一拍，笑道：「妙極！這和我的主意一樣。」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呸！沒臉的！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。你不說姨太太是客，在僑們家受屈，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；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？不這麼說呢，還有臉先要五□兩銀子？真不害臊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，試一試，姨媽要鬆呢，拿出五□兩來，就和我分；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，翻過來拿我做法子，說出這些大方話來。如今我也不和姑媽要銀子了，我竟替姨媽出銀子，治了酒，請老太太吃了，我另外再封五□兩銀子孝敬老祖宗，算是罰我個包攬閒事，這可好不好？」話未說完，眾人都笑倒在炕上。

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，比畫兒上還好；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。薛姨媽度其意思，大約是要給他求配。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，只是已許過梅家了，因賈母尚未說明，自己也不好擬定，遂半吐半露，告訴賈母道：「可惜了這孩子沒福！前年他父親就沒了。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，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。他父親好樂的，各處因有買賣，帶了家眷，這一省逛一年，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，所以天下□停走了有五六停了。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，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。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。」

鳳姐兒也不等說完，便嘻聲躁腳的說：「偏不巧！我正要做個媒呢，又已經許了人家！」賈母笑道：「你要給誰說媒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老祖宗別管。心裡看準了，他們兩個是一對。如今有了人家，說也無益，不如不說罷了。」賈母也知鳳姐兒的意思，聽見已有人家，也就不提了。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雪晴，飯後，賈母又吩咐惜春：「不管冷暖，你要畫去。趕到年下，□分不能，就罷了。第一要緊，把昨兒琴兒和丫頭、梅花，照樣一筆別錯，快快添上。」惜春聽了，雖是為難的事，就應了。一時，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。惜春只是出神。李紈因笑向眾人道：「讓他自己想去，僑們且說話兒。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，回到家，和綺兒紋兒睡不著，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。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這倒該做的。先說了，我們猜猜。」李紈笑道：「『觀音未有世家傳』，打四書一句。」湘雲接著就說道：「『在止於至善。』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也想一想『世家傳』三個字的意思再猜。」李紈笑逼：「再想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猜罷。可是『雖善，無徵』？」眾人都笑道：「這句是了。」李紈又道：「『一池青草草何名？』」湘雲又忙道：「這一定是『蒲蘆也。』——再不不是不成？」李紈笑道：「這難為你猜。紋兒的是『水向石邊流出冷』，打一古人名。」探春笑著問道：「可是山濤？」李紈道：「是。」李紈又道：「綺兒是個『螢』字，打一個字。」眾人猜了半日，寶琴道：「這個意思卻深，不知可是花草的『花』字？」李紈笑道：「恰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螢與花何干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妙的很！螢可不是草化的？」眾人會意，都笑了，說：「好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些雖好，不合老太太的意；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，大家雅俗共賞纔好。」眾人都道：「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。」湘雲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我編了一支《點絳脣》，卻真是個俗物，你們猜猜。」說著，便念道：

溪壑分離，紅塵遊戲，真何趣？名利猶虛，後事終難繼。

眾人不解，想了半日，也有猜是和尚的，也有猜是道士的，也有猜是偶戲人的。寶玉笑了半日道：「都不是。我猜著了，必

定是耍的猴兒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正是這個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前頭都好，末後一句怎麼樣解？」湘雲道：「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巴去的？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說：「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！」李紈道：「昨日姨媽說，琴妹妹見得世面多，走的道路也多，你正該編謎兒。況且你的詩又好，為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？」

寶琴聽了，點頭含笑，自去尋思。寶釵也有一個，念道：

鏤檀鐫梓一層層，豈係良工堆砌成？雖是半天風雨過，何曾聞得梵鈴聲？

眾人猜時，寶玉也有一個，念道：
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琅玕節過謹提防。鸞音鶴信須凝睇，好把欸歎答上蒼。

黛玉也有了一個，念道：

駭駢何勞縛紫繩？馳城逐塹勢爭奪。主人指示風雲動，鰲背三山獨立名。

探春也有了一個。方欲念時，寶琴走來笑道：「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，我也來挑了□個地方古蹟，做了□首懷古詩。詩雖粗鄙，卻懷往事，又暗隱俗物□件，姐姐們請猜一猜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說：「這倒巧！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？」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